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四級降一級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五 起上章涒灘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三年遼太康六年春正月乙丑朔以太皇太后在殯不視朝

癸酉升許州爲潁昌府〔攷異〕張舜民云神宗自潁川郡王即位熙寧初升潁州爲潁昌軍久之知其誤遂升潁州爲潁昌府李燾云升潁州爲潁昌軍乃元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十八日德音非熙寧初也神宗初爲忠武節度淮陽郡王後封潁王忠武即許州軍額郡王則封淮陽非潁川舜民誤也

遼主如鴛鴦濼

癸未審官東院言大理寺

丞申天規昨乞長告訪求其父今已迎歸侍養乞許天
規不候歲滿朝見從之天規少失其父至是訪得之年
百歲矣　己丑高麗國遣使來貢　白虹貫日　辛卯
于闐來貢　遼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以改封王爵赴闕入
謝遼主卽日遣還改知與中府事　二月丙午以翰林
學士章惇參知政事　丙辰始御崇政殿視朝　丁巳
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吳充罷爲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
于永昭陵　甲戌命王珪提舉修兩朝國史　丙子南
丹州人入貢　庚辰復置晉州趙城縣攷異王存九域志在元豐二年

今從長編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爲鎮至是知州王說言百姓輸納詞訴回遠歲輸稅課不復兼致趙城乃是國家得姓始封之地不與它縣邑比故復之　乙酉祔慈聖光獻皇后神主于太廟　己丑以慈聖光獻皇后弟昭德軍節度使曹佾爲司徒兼中書侍郎護國軍節度使餘親屬加恩有差　庚寅遼主出皇姪淳於外立皇孫延禧爲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時年六歲以忠順軍節度使耶律頗德爲南院大王以廣德軍節度使耶律仲禧爲南院樞密使以戸部使陳毅參知政事　夏四月乙未觀文殿大學士吳充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

諭王憲充為相務安靜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
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議其弗能勇退云　丁酉封宗
暉為濮陽郡王濮安懿王子孫皆進官一等　乙巳以
瀘州夷乞弟侵擾詔遣將討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
王宣等戰歿　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
今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部三
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
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
作等隸工察從之　甲寅詔羣牧行司復置提舉買馬
監牧司　乙卯遼主獵於炭山　五月甲子翰林學士

兼詳定禮文張璪言伏見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臣竊謂陽生于十一月陰生于五月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于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倣其象類故天地神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日至祭地于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爲當今萬乘儀衞加倍于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它月不惟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宜卽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詔禮院

速詳定以聞禮官請如瑑議設宮縣樂文武二舞改制樂章用竹冊匏爵增配帝犢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壝齋宮修定儀注上之而判太常寺王存知禮院曾肇言古之祭祀或天子親行或有司攝事不過此二者而已今于攝事之中又分隆殺益古所未有也且遣官雖重終非親祀恐于天地父母之義有所未順瑑本以合祭非禮欲革去之然其所陳于禮亦未見其可今夏至日逼即乞且依舊制其親祀之禮仍乞詔詳定郊廟禮文所精加講求裁定其當以正後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地之祀萬國觀法未易輕言今

夏至已近而樂舞未修樂章未製八變之音未及習齋祭之服未及成齋宮未及立壇壝未及廣牲犢未嘗在滌竊慮有司迫於應辦或致滅裂有失嚴恭伏乞更加詳酌御批張璪之議在今固無以易可如清臣言逡巡以盡衆說遂詔禮院更加講求陸佃言竊觀張璪所請陛下親郊夏日至祀地自如璪議其冬至祀天之明日準古方望之事因令祀地北郊而以海嶽四瀆山林川澤之神凡在圜丘壝陛舊從祭者皆得與享亦遣冢宰攝事並如夏至祀儀是則親行大禮合祭雖革而天地之神自得用類以禮從祀以昭陛下尊天親地之義然

而郊後必有方望之事經證明白固當攷復至於祀地雖未有顯據而以倫類求之方望且祀則地祇助天布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遺也謹案舜典類有上帝而無日月星辰禋有六宗而無太社望有山川而無大祇周官大宗伯祀有上帝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祿祭有社稷五祀而無大祇有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邱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則祀所秩上下比義皆從可知故也詳定所以但所稱未有顯據難以施行

乙丑閤門言每歲盛暑御後殿便於決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終當御前殿日閤門取旨如得旨御後殿

即放朝參詔令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荆湖南路安撫司言知邵州關杞議於溪峒𧫴誠等州鎮立成寨屯兵及守禦招納之策乞下轉運使相度詔謝景溫朱初平趙楊相度利害及處置後經久不致生事保明以聞其後建置如杞議　壬申道以平州民初復業免其租稅一年　己卯蜀國長公主薨主下嫁王詵事詵母至孝中外稱賢主疾甚太后皇后臨問帝繼至見主羸瘠伏席而泣親持粥食之主爲帝强食數日不起帝未朝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賜主家錢五百萬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諡賢惠詵以侍主疾與婢姦落駙馬都尉責授

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　甲申復命韓存寳
經制瀘夷　詔改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爲都提舉汴
河隄岸司　庚寅詳定朝會儀注所言今定大慶殿之
後門內東西設樝爲閤又於殿扆左右設帟於東西房
以爲乘輿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會所陳平輦逍遙舊
設于西朶殿今宗室坐西朶殿賜酒欲移平輦等陳於
東西龍墀上並從之　遼主以旱禱雨令左右以水相
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禮院言越國長公主薨在慈
聖光獻喪制之內案禮重喪未終遭輕喪自當易服以
示恩意卒事則復常冀宗諒陰爲乳母秦國夫人服緦

禫未除亦爲許國長公主成服今爲慈聖光獻太后服
已在易月之外豈爲越國長公主舉哀成服從之　是
日遼主駐納葛濼　庚子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詔祕
書監劉几赴詳定郊廟禮文所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致
仕范鎭嘗論雅樂乞召鎭與几參攷得失從之初鎭致
仕居都城外之東園每遇同天節即乞隨散官班上壽
尋有詔鎭班見任翰林學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誕節
及大禮許綴舊班後鎭遷居潁州於是入對閤門奏鎭
失儀有詔放罪仍詔自今致仕官造朝失儀勿劾著爲
令　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

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摯執大圭爲笏當時搢笏君尊則不搢別於臣下也所有儀注皇帝搢鎮圭皆沿襲之誤乞從改正詔俟製到大圭日施行又言自今親祠郊廟羣臣冕服助祭執笏或當事則搢笏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從之　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罷兵部句當公事官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各選文武一員提舉義勇保甲　戊申遼以度支使王續參知政事　庚戌女直貢於遼　壬子詔罷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其事於中書　乙卯參知政事章惇上導洛通汴記以元豐導洛記爲名刻石於洛口廟　己未詔

定禮文所言皇地祇神州地祇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瘞於埳坎又言郊廟明堂告神冊使中書侍郎讀之非是請改命太祝又言親祠郊廟執事之官皆一切臨時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則無預于執事不應古義請親祠南郊薦徹籩豆簠簋俎饌以朝臣充太廟以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功祫配享皆罷詔讀冊以史官攝太祝郊廟執事官遇無過人冬享禘祫及親祠並以功臣配享餘皆從之　秋七月戊辰遣主觀示　庚午河決澶州澶州孫郵陳埽

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塡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滾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衞州王供埽案視訖于海口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所言明堂儀注設御位於中階下之東南西嚮謹案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其臨祭就位于阼階下大夫士禮也自曹魏

以來有司失之伏請設皇帝版位于阼階之上西嚮太廟景靈宮亦如之從之　癸未遼主爲皇孫梁王延禧設旗鼓伊喇六人衛護之　甲申遼主獵於沙嶺　丙戌以彗星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　丁亥詔中書曰朕惟先王制行以純禮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一也而屬有尊親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圜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圜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邇之義而歷代以來合宮所

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　戊子太白晝見　戶部侍郎致仕范鎮言乞下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轉運司量立賞格求訪眞黍以齊音樂　己丑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乘輅不執圭及乘大輦亦不執又言古者宗廟室中爲石以藏主謂之宗祏請遷廟主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共一石室禮記曰天子之席五重今太廟几筵皆不應禮請改用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祭祀皆繅次各加一重並莞

遂爲五重並從之　庚寅熙河路經畧司言西界首領
禹臧結逋藥蓇部巴𩏶等以譯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
撒逋逵宗城於河州界黄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
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淡處經畧司不詳
上件所指地分都無爲備驅逐約闌次第可速下本司
多備兵馬禁止之　八月辛卯朔詳定禮文所言明堂
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請改用
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禮神之制
陳玉各倣其方之色從之　戊戌詔兩制臺諫至總管
監司各舉堪應武舉進士一人以名聞　庚子檢正中

書戶房公事畢仲衍上所修備對言周家冢宰歲終令
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小宰以敘受羣吏之要所謂會
要者正令中書之所宜有也自漢至唐曠千百年莫知
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問而不克對者擲自睿意俾加
纂集臣攜摭故實僅就卷秩凡爲一百二十五門附五
十八件爲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共爲十卷詔中書門
下各錄一本納執政仍分令諸房揭帖初書成仲衍欲
求上覽以冀功賞帝以爲此書乃臣備君問之書不當
奏御故有是詔　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
爵制祿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國家受命百年

四海承德豈茲官政尚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　祕書丞同知禮院楊傑言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淸本聲爲君父應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淸聲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來鍾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八音何從而諧也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

至和協伏請參攷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編鐘編磬簫以諧八音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于衆樂中聲最煩數請鎛鐘特磬編鐘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淮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荊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并止發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

又乞依周禮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又言今雅樂古器
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致擊
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也伏請審調太
常鐘磬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
律音則鄭聲無由亂雅矣詔送議樂所劉几等言傑所
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戊申祕書監致仕劉几等言太
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
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
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
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

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和近及鑄大鐘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試驗王朴鐘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鐘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黃鐘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鐘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鐘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鐘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鐘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

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黃鐘大呂清聲以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攷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罷王朴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備爐炭恐即銷變磨鑢況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聲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未協即更無舊器攷驗本寺竊遇大禮見用王朴樂外自有李照胡

瑗所作樂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別制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許傚王朴樂鐘爲清聲毋得銷毀磨鑢初劉几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要無舊聲可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縣樂工皆不平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慙沮王安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鏤送國子監修正

戊午彗不見　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東安墳地二十頃及守園戶　丙寅御殿復膳　庚午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並以其壻王溈之所

業示臣𡰥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陵府江陵縣稅初宣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附商英士論惡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新權知湖州陳侗言陛下崇奉郊廟百神之祀攷求典禮尤爲嚴備惟五嶽四瀆之兆未設欲乞依周禮建四望壇于四郊以祭五嶽四鎭四瀆庶合于經而且以稱陛下奉祀之意詔送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鎭海瀆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

于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于北郊每方嶽鎮則共爲一壇海瀆則共爲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當方嶽鎮海瀆之下別爲一壇一坎山共一壇川共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諸縣就祭如故詔四方嶽鎮共爲一壇望祭餘依奏　乙亥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正議大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

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爲朝請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光祿衛尉將作監丞爲宣議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又自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

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議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爲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選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故事兩制不轉卿監官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爲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爲大中大夫帝以爲磨勘者古攷績之法所與百職事共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于是下詔待制以下並三年一遷仍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不

綮大赦衙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逃及萬戶前任宰相食邑及萬戶竝封國公宗室如舊例又中書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司外餘檢校官幷階散竝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至內常侍以上內臣供奉官以下選人使衙官將校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下及諸司吏人所授救西官衙校等各有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衙欲竝除去其僧官幷溪峒蠻人知州鎮及化外蕃官所帶散官等合自朝廷指揮從之其後遂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依舊除授外餘竝罷　辛巳大饗明堂以英宗配

癸未薛向孫固竝爲樞密副使　乙酉詔卽景靈宮

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　以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荆國公王拱辰落開府儀同三司並以官制行正名故也詔拱辰判大名府拱辰辭曰臣老矣不足以任事帝曰北門重地卿得治也勉爲朕行（攷異李燾曰劉摯拱辰行狀云時三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以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拱辰急論其弊爲非止因其財力害其農桑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爲大盜可憂願論裁下戶於是主者指拱辰沮法異論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案今年二月十八日令諸路坊郭物力戶養馬蓋因拱辰建議而摯不書獨書拱辰論保甲爲盜不知果有是否本傳但云三路初籍民兵拱辰謂稍論下戶亦不知摯所書也今附見此）

丙戌進封岐王顥爲雍王嘉王頵爲曹王並爲司空文彥博爲太尉封曹佾爲濟

陽郡王宗旦爲華陰郡王　馮京爲樞密使薛向罷知潁州（攷異宰輔表失書此事今依神宗紀及長編）　會詔民畜馬向旣奉令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　丁亥以呂公著爲樞密副使公著與馮京薛向孫固同在西府三人者屢於上前爭論公著獨不言及帝問之乃徐爲開析可否言簡而當帝常納之三人者亦不能逮也帝數與輔臣論天下事一日謂公著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公著對曰上戶皆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皆無役今率錢則苦矣帝曰然則法亦當便也　戊子熙河路經略司言乞

先聞結蕃弓箭手從之是年詔凡弓箭手兵騎各以五十人爲隊置引戰旂頭左右傔旂及以本屬酋首將校爲擁隊並如正軍法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戶亦如之凡募弓箭手蕃捉生强人山河戶不以等樣第募有保任年十七以上弓射七斗任負帶者鄜延路新舊蕃捉生環慶路强人諸路漢引箭手鄜延路歸明界保毅蕃戶弓箭手皆涅於背　閏月辛卯御史范鏜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來未有佾比陛下所以富貴寵祿之厚矣所以致孝愛于慈聖之情至矣佾雖不王乃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憲也不從

壬寅遼主祠木葉山　己酉遼主駐蒲綠淀　乙卯加文彥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爲司徒　冬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郡縣志三十卷圖三卷　遼耶律仁傑久在相位貪貸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耶律伊遜既外出遼主漸悟仁傑姦丁卯出爲武定軍節度使　庚午遼參知政事劉詵致仕癸酉遼以陳毅爲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詔翰林學士並聽佩魚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作日當食雲陰不見今從遼史）　癸卯遼主召羣臣議政遼主曰北樞

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蕭額特勒(舊作斡特剌今改)二人孰愈羣臣各譽所長契丹行宮都部署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獨默然遼主曰卿何不言托輝曰額特勒懦而敗事阿蘇有才而貪將爲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禍基遼主曰托輝雖魏徵不能過也但恨朕不能及唐太宗爾　壬子直龍圖閣句當三班院曾肇上言曰宋興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

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

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葢半矣已而再上議
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
未有及此也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國初承舊以
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
前承旨班院别立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
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
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
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
八百七十葢景德員數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
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熈寧八年入籍者

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還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間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宅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聖養而加之精勤以變因循苟且之獘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以

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帝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遼以耶律德勒岱（舊作特里底今改）爲孟父房敞衮乙丑以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爲北府宰相耶律世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愼思同知北院樞密使事　庚午遼免西京流民租賦一年甲戌減民賦

丁亥遼豫行正旦禮戊子遼主如混同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六 起重光作噩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 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時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以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肄習閱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亾卒乞弟歸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濬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

鄉再拜誓之曰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踊躍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戊申五國部長貢於遼　辛亥于闐來貢　馮京能知河陽孫固知樞密院龍圖閣直學士韓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　甲寅女直貢良馬於遼二月甲子遼主如魚兒濼　己巳知制誥王存言遼人覘中朝事頗詳而邊臣刺遼事殊疎此邊臣任間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舜卿議論方略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間於經

壘之外詔舜卿具所費用以聞舜卿乞錕千兩金百兩
詔三司給之舜卿初至雄州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申以
俟舜卿不爲變卒以無事遼妄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
有使者至因捕其徒一人請償焉待釋乃遣遼遣諜盜
西城門鑰舜卿密令易去舊鑰而大之數日以鑰來歸
舜卿曰吾未嘗亡鑰也引視納之不能受乃慙去諜者
因得罪　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己卯分東南團結諸
路爲十三將　三月癸卯章惇罷知蔡州　甲辰以翰
林學士張璪參知政事　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陳法于
京城南　戊申大閱　丙辰棟戩遣使來貢　隨州言

知州正議大夫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四月癸亥御延和殿閱試保甲　巳巳詔罷南郊合
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有故不行則以上公
攝事　壬申御崇政殿疏决繫囚　乙酉河决澶州小
吳埽復大决自澶注入御河　五月戊申封晉程嬰為
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于絳州　壬子遼主
如嶺西癸丑遼永清武清固安三縣蝗　甲寅遼以北
府宰相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兼殿前都點檢以駙馬都
尉蕭酬斡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兼知樞密院事　六月
戊午河北諸郡蝗生　甲子遼詔月祭觀德殿歲寒食

請帝在時生辰及忌月許塑宗御容殿致奠　丙寅準布（舊作巴卜今改）貢於遼　丁卯遼以翰林學士王言敷參知政事封北院宣徽使石篤爲漆水郡王　戊辰詔閶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縣收穫先熟禾稼　巳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竇仕宣言小吳決口下至乾寧軍樸椿口相視今河自乾寧軍樸椿口以下流行未成河道又緣河東北流自下吳向下與御河胡盧滹沱三河合流淺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阻乞令都水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阻隔或不合黃河其三

河於何所歸納詔送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無
同河歸納處須當合黃河流從之　己卯洪州言知州
觀文殿學士王韶卒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襄敏
官其子六人韶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將授指不復更
問所至輒捷嘗夜卧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交下呼聲
振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鼾息自若然熙河所奏
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數軍以首級爲功韶交親
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
或殺其首以應命至是疽發背而卒〔攷異〕長編稱墨本韶新傳云韶性寬仁少誅殺士卒以此樂附焉與宋史正相反今不取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

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為之備以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籍緝輕兵不可用勢當成算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錢萬兩為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招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

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權環慶路總管過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兵選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昨遣使臣陶宗元等朝貢爲廣州禁制壅塞綱運不同向時令遣禮賓副使梁用津著作郎阮文倍等水路入貢乞降朝旨依舊進奉詔廣州悉準舊例無得邀阻差入內使臣一員押伴仍

先降詔諭之　癸未命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鎭公事楊
景略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督諸縣捕蝗
帝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
之甚切帝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
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時執政
有請直渡河者帝意謂堅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
帝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爲之士大
夫孰肯爲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曰今舉重
兵五路竝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固數以大
帥爲言帝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

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戊子遼主如秋山　己丑太白晝見　壬辰前河北轉運判官呂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執守謬例每歲僥倖而免者無慮三二百萬其餘水旱譎閣類多失實民披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令諸縣不點檢所差官不依編敕起離月日程限託故辭避乞詳定立法中書房言熙寧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　甲午鄜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鋇帶綿襖銀器鞍轡象笏　丙申遼主謁慶陵　戊戌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於向上兩隄相視地形低下可以納水處

決之　甲辰韓存寶坐逗遛無功伏誅韓永式魏璋董
鉞罪論有差先是存寶經制瀘州蠻賊無功而永式照
管軍馬實同其事朝廷遣侍御史郟雜事何正臣鞫存
寶等與乞弟戰以累敗怯避乃止令裨將禦敵致賊酋
乞逸反招諭乞弟投降冀以回軍而宴州蠻人攸以急
欲回軍故不討及疑底蓬衰上下底行等部蠻爲寇因
其句點不齊乃起兵討蕩欲藉此以蓋前過并不依朝
旨立城寨餘罪上言不實魏璋爲從案既具于是刑部
奏存寶逗遛不克請行軍法知諫院蔡卞亦言乞正存
寶軍法并置永式典刑而正臣又言董鉞隨軍親見存

寶等舉事乖謬罔上不忠又鉞賀表稱存寶功效誣罔尤甚望特行竄斥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隨軍主簿鮮于潦第二將呂眞求合存寶意虛作申報詔提點刑獄司劾之（考異）長編云存寶伏誅在八月十二月丙寅舊紀書存寶討乞弟失律伏誅新紀書存寶坐逗遛伏誅皆係七月十九日甲辰蓋七月十九日下詔八月十二日乃伏法也戎州錄事參軍孫敏行素爲鉞所厚先令敏行草賀表敏行正色止之曰彼旣罔上公又從而實之公亦隨受禍矣鉞不聽卒命宅官草表敏行倉山人也　丙午涇原路經略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敵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桊武經

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爲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　丁未大軍進攻米脂砦　戊申命集賢院學士蘇頌同詳定官制　己酉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攷異〕用畫作王安禮行狀云曾鞏以文學稱天下在熙寧元豐間顯號傳修文字當代成一家言上曰公著嘗謂鞏行義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學果然無足爲者安禮曰誠如其言請取其最上者上乃用鞏爲史官李燾曰安禮此時以內翰知開封未執政今不取

己酉泰州言七月甲午海風夜起繼以大雨浸州城壞公私屋數千閒詔淮南轉運副使李琮案視以聞

癸丑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　于闐遣蕃部阿辛上表乞闕朝見館遇甚厚回日并賜敕書諭之　八月乙卯詔罷中書堂選悉歸有司　丙辰詔自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差集賢院學士蘇頌編類頌因進對帝曰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爲書使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　丁巳帝批諸路戰騎所繫甚大況今軍興尤爲要急可督提舉陝西買馬

監牧郭茂恂速措置招買往來諸場督趣又詔熙秦鳳買馬場以馬價晝一付景青宜黨支等令使同入蕃告諭　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櫟戩會兵伐之、以金州刺史燕達爲武康軍節度使〔攷異〕長編作己巳日　壬戌种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攷異〕長編引本傳云諤師招納賊遇境上戰敗斬首千級朝廷以諤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及鱗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出界遇敗一當即是初二日丙辰所書賊益兵襲我力戰破之所同此一事也欲詳記諤軍行次第故書著此仍以傳所云斬首千級繫之　丙寅涇原路經略司言應副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許一面施行鄜延環慶河東路經略司熙

河路都大經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先是詔遣宿衛七將之師戍鄜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賚沈括以為禁兵雖巫而為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稟聞者得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丁卯遼主射鹿赤山加圖埸使尼嚕為靜江軍節度使 已巳復置滑州 庚午廣西經略司言交趾入貢百五十六人比舊制增五十六人帝令揀今已到人數赴闕

後準此　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
酋首三人首領二千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
甚衆　辛巳司馬光進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
卷宗室世表三卷　壬午詔升南京靑登鄧鄆曹齊洺
濮州有馬軍教閱廂軍及眞定府北寨勁勇環州下蕃
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　佛泥國遣使入貢佛泥不
入貢者九百餘年矣　九月乙酉楝戩遣使來貢且言
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　李憲復蘭州古城時
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
之請建爲帥府　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

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　遼主次懷州命皇后謁懷陵辛卯次祖州皇后謁祖陵　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關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衂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遠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句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因根本其李浩以次須佐事之人亦即軍前權遴委句當　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　种諤乞計置濟渡橋栰椽木令轉運司發步

丞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濺入賊境其濟渡之備軍中自有過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今諤計置材木萬數不少如何令轉運司應副步乘縱使可以應副亦先自困令种諤如將及河造栰賊界屋並可毀拆或斬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槍排皆可濟渡帝坐制兵閒利害細微皆得其要諸將奉行惟恐不及也　壬寅閱河北保甲于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　甲辰詳定郊廟奉祀禮儀中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至五年冬祫詔依前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時

祭從之　乙巳遼主駐藕絲淀　丙午詔諭夏主左右
幷嵬名部族諸部首領並許自歸　是日王中正發麟
州禡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
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
不進遣士卒往來就糴糧于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
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稱詔以鄜延兵
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為七軍方陳而進
自綏德城出塞　丁未攻圍米脂寨　己酉河北都轉
運使王居卿乞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擬
修遙隄候將來禁山水下決王供埽便河直注東北於

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　庚戌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彊壯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皐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馬驍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并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即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　夏兵救米脂砦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衆擊破之　辛亥种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攷異李燾曰辛亥九月二十八日也十月五日戊午奏到）

舊紀于十月戊午書种諤敗夏人于無定川斬級八千新紀書於此月辛亥

冬十月乙卯集賢校理蔡卞為崇政殿說書　樞密院言定州牒報北界事帝曰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歷中輔臣欲禁元昊稱烏珠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失實利富弼與契丹再議盟好自矜國書中入南朝白溝所管六字增歲賜二十萬其後白溝亦不盡屬我也皆周世宗不矜功名惟以實志取天下如李璟欲稱帝世宗許之蓋已盡取其淮南地不繫其稱帝與否也

丁巳米脂砦降种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戶給以衣巾仍命訛

遜等各於所部以禦賊（攷異）長編云初四日丁巳受降初圍米脂城虜以數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衆暴至易吾取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陳待其至遜備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籍於無定河水爲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諜埋都統說其東壁守將以諭稱福賀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壁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擒其僞鈐轄令介訛遇出降此事當攷永能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乃遷官新紀于丁巳米脂寨降舊紀于甲子日書克米脂寨

戊午种諤破米脂援軍捷書至帝喜動顏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諤曰昨以卿急于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故俾聽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更不施行其戰勝

兵員並與特支錢將官等各傳宣撫問　己未拂林國
來貢　詳定禮文所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
神配用血祭又言祭社稷請以埋血爲始從之又言宗
廟之有祼鬯焫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近代
有上香之制頗爲不經案隋志云天監初何佟之議鬱
鬯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
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沉香北郊用上和香臣等攷之殊
無依據今崇祀郊廟明堂器服牲幣一用古典至于上
香乃襲佟之議如曰上香亦祼鬯焫蕭之比則今既上
香而又祼焫求之古義已重複况開元開寶禮亦不用

予又請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為後從之　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與夏人遇職敗之　癸亥种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案簿書枷械聚衆遁走移軍據之攷異李燾云丙子二十三日奏到新紀書癸亥入石州舊紀係之乙亥誤也案石州屬河東舊兼嵐隰自為一路又合三州置都巡檢使三朝兩朝史地理志及武經邊防皆不載陷賊年月不知何故賊棄而走攷賊界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石州也

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近世惟親祀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燔祝版實為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

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壽星並請以柏爲升煙以爲歆神之始從之又言春秋所報大社大稷宜于羊豕之外加以所握牛二又言南郊太廟明堂祭前一日請以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省鑊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從之　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考異李燾曰史作磨移隘今從張舜民所作劉昌祚墓銘）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諜者以爲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

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
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
祚曰遇賊不擊在道自全是謂無天且爲客利速戰古
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
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衆
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雖甚讋震山谷昌祚旣挾
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
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
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嵬
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僞銅印一

自是大軍遍行無所礙攷異新紀載涇原總管劉昌祚大敗夏人于磨移隘在己卯日舊紀書于丙子日今從長編及宋史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諤入夏州攷異長編云二十六日己卯奏到舊紀于己巳日書入銀州新紀戊辰日入夏州己巳入銀州宕攷入銀州實日又十二月戊午詔沈括勿守銀州宕并攷舊紀及新紀並于戊寅再書种諤入夏州戊寅二十五日也夏州或作貢州蓋字譌耳朝議既不用林廣所奏促廣進軍廣發瀘州越四日江安以所招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皆隨軍復令共獎諸酋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故人生界免寇抄之患

己巳种諤入銀州

庚午環慶行營經略高遵裕復通遠軍攷異長編作清遠軍蓋轉寫之譌又舊紀係此事於戊寅日今依長編從新紀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

與戰破之　是日王中正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种諤諤尋引去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貲憤悒思戰謂中正曰鄜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　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還　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　丙子鄜延

路鈐轄曲珍破夏人於蒲桃山　高遵裕次旱海先是
李察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　戊寅
林廣軍次土城山自發江安距今才十日始軍有二道
可進自納溪夷牢口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壩
回遠而平賊意必出江門盛兵距險而廣實趨樂共賊
不能支皆逃逝　己卯詔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
恐諸路將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諸路所過招
納效順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
　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
凡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以下者爲

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若
州涇原兵既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鏁
鏁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鏁鏁劉昌
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
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
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爲
酉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
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遣李臨安鼎齎劄
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間門闔城守
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

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遂案甲〔考異〕李燾云十一月一日涇原師次靈州城下此張舜民誌劉昌祚墓所云按實錄十一月二十一日奏乃言壬午趨靈州城下先鋒獲捷壬午十月二十九日也　廢瀘州大硐寨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平〔考異〕李燾曰遵裕傳以爲南平樂今從張舜民墓誌　距城三十里遇夏人接戰轉運副使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開道促涇原兵來接劉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

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間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諜者以徇于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旣見問靈州何如昌祚曰嚮習郎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臍之戰餘衆皆保東關鎭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援旣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慦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甲申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种諤據所分地招討俟略定

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其措置麟府路兵馬司可自西界並邊取便路速往及令趙萬應副糧草如未到本路即鄜延路備給委路昌衡照會其趙咸莊公岳元無朝旨令就鄜延糧草通融支用既以饋運不繼乃妄奏陳及丟失人夫萬數不少委趙萬遣官押送就近裹州鉏械係令沈括選官覊之後公岳咸自訴潑入賊境暴露得疾乞免械係御批令在外承勘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覰轉運司官凡有須

緊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司不敢違公岳等
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
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
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
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
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絶陰更備八日糧及秤識既
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
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候性畏怯所
至逗遛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中滅
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

蓋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乃潰歸中正頗聞之陽于衆中大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季馬承受全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於順寧寨境上就倉公岳等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帝怒故令离置獄劾公岳等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復陰備八日糧今出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帝徐悟非公岳等過時即隰州置獄中正恐公岳等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既而公岳等

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權鄜延路轉運使李稷言糧道阻節見開路摺運乞朝廷指揮討除後患帝從之令种諤速移軍近塞併力討除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枉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士卒飢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請身督摺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攷異李燾曰朱本云稷所斬九十六人前史官以爲數千人多張人數以害先朝政事删改云民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屬吏斬三百餘人躬自監斬九十餘人新本復用墨本今從之墨本又云稷舉張亞之督運司亞之斬民夫案亞之乃稷所辟舉隨稷而已今不載

乙酉遼主命歲出官錢以賑

諸宮分及邊戍之貧戶　丙戌王中正奉詔引軍還延州士卒死亡者幾二萬　丁亥遼主幸駙馬都尉蕭酬幹第方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于人臣之家遼主卽還宮　諸軍合攻靈州种諤敗夏人于黑水（考異長編引新紀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种諤敗夏人于黑水案合攻靈州非丁亥日也舊紀但書丁亥种諤敗夏人于黑水獲首虜千七百級級數與諤奏不同）　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爲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眾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

疾以和解之道裕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　己丑李憲敗夏人于羅逋川　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奏也

辛卯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權管句河東都轉運司措置麟府軍馬事趙卨知相州卨初領河東漕時潞州已再籍夫械係坊郭民王概等責夫錢六萬三千餘緡號訴于卨卨諭之曰朝廷用兵非獲已軍興期會豈可緩也雖然吾當以身為汝等即以官錢二萬餘緡代之為釋械寬期使償李稷奏秤誘以河東兵食少方討宥

州欲取糧于保安于是令禹領空夫赴之就倩務糧轉給禹言中正不要事為禹所欺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略無功緒誓虎一軍大是糧備委之麟州度其本謀必非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務指鄜延恥于空還姑以糧盡為解令後奏請窺測朝廷況隨軍空夫可使搭運路昌衡在鄜延饋餉足以應副方河東輿夫第三番往往思變羣聚剽劫已散復集必難如期太原距保安逾十五程阻阪阻隘藉于倍道臣竊計士久暴露水落草枯人馬瘏勩未可以前況賊素悍今伏而厭抄必懷狡謀不可不慮朝廷再議入界權措置麟府軍馬禹即奏

諸路昨大舉方士氣精勇橫裂四出勢如壓卵旣閱月矣雖捷獲不補失亾今鋒銳銷耎民力凋耗若復深入恐速它變或謂秉常囚拘處竄鄰敵所有然自興師未聞北虜以上騎窺西夏者如決圖開拓卽且城宥州分裂堡障與夏州相接迭綴有鉏夏別爲一道修復安遠塞門三十六寨須仲春出師乃因賊之策也于是坐不趨鄜延故有相州之責　种諤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衆　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饋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

之但堅壁淸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　癸卯种諤至夏州索家平兵衆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相繼而潰入塞者三萬人塵坌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爲不然曰此皆五州之精甲也討之未必能勝而自斃死士以驕虜勢非術也時日南至大張樂勞河東之師得叛卒數十人括問之曰副都總管使汝歸取糧主帥爲何人答曰在後括各令歸屯自暮自歸者八百人旬日叛者皆歸後復治師西

討括出案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攷異〕長編云十一月二十四日乃遣劉惟簡秭誘自麻家平八日至自它據范育墓誌沈括誅劉歸仁據括自志因括自志有日長至之語遂附見于丁酉是年十五日丁酉冬至也

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於是大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欲兵權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攷異〕李燾曰職官志稱王年誤也志云定置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有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遂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案志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蓋不同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于公著遂加誣辭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略刪潤其辭

丙午

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　辛亥置延州塞門浮
屠二寨　遂除絹帛尺度狹短之令　是月廢編修院
入史館　內府都知李憲自出界討賊收復土地皆有
功推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聽恩命先是知樞密
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出師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
必不至此于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議五路
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逃責要
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十二月丁卯遼武定軍節度使
耶律仁傑坐私販廣濟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
爲民後數年放歸旋死於鄉時以仁傑未正典刑謂遼

主有逃罰云　林廣師次納江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食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詐除阜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卒求乞弟擁千人出降閨咎士氊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宇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　遼知興中府事耶律伊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伊遜之黨耶律延格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擊以鐵骨朶幽於萊州　遼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卒仲禧素黨於伊遜至是以失勢而卒遼主不悟賜諡欽惠　乙亥慈聖光獻皇后寢

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請聽樂不許自是五表乃從之

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彥博奏疏言

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

散以礙人衆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勵衆又運糧

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伏望聖慈深察王

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

無以勵後又言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駐泊而

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

計臣竊覩陛下臨御以來遴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

械儲峙糗糧皆衆智所不及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

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覆其巢穴繫其君長而所遇輒克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彌歷累月餽輓不貲民疲供給將士衝寒冒暑備極勤勞臣以爲國威既已震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今日正當勞徠將士安撫百姓案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若師徒暫還而復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深憂也　張方平上書言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

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亾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
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
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
勝也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
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
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
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
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
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
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昝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元昊乘間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侯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秏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

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後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後見之土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于是王韶作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梅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虜老弱困獘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

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
內府累世之積埽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
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
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
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
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邉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
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已也臣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
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天心之所向
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

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慫行箠楚以此事觀未有見赦於父母者然而人臣進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今陛下盛意於用兵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它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詞蓋蘇軾所爲也帝頗爲感動迄不能從至永樂敗果如其言